

蔡方柏 著

从戴高乐到萨科齐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感受中法建交，参与巴黎中意建交谈判，见证中法关系从深陷低谷到峰回路转，与法兰西领袖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萨科齐的零距离接触或特殊交往……作为亲历者，作者穿越四十余年时空，在笔端重现了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

上海辞书出版社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从戴高乐到萨科齐

蔡方柏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戴高乐到萨科齐/蔡方柏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2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蒋本良,刘文祥主编)

ISBN 978 - 7 - 5326 - 2322 - 8

I. 从... II. 蔡...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中法关系—国际
关系史—现代—史料 IV. I25 D82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475 号

出 版 人 张晓敏

责任编辑 刘大立 张晶晶

装帧设计 鲁继德 桑吉芳

本书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从戴高乐到萨科齐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69 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322 - 8/K · 458

定价: 2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5842745



作者简介

蔡方柏，1936年1月生于湖北咸宁市。1952年进入武汉市合作总社干部科工作，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瑞士日内瓦大学。1964年起在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公使衔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中国驻瑞士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4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长。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对遥远法兰西的零距离

介绍，对中法伙伴关系与时

俱进的全方位解析。

——祝贺蔡玉柏大使《从戴
高乐将军到希拉克总统》出版

李 强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十五日 北京

序

说起法国，我曾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造化弄人，半个世纪前，我因偶然机会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并选择了法语专业，四十年的外交生涯又几乎都同法国有关，与法兰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前后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了二十四年，其中任大使八年，从建馆先遣组普通职员到特命全权大使，迈过外交官级别的每一个台阶，做过政务、经贸、文化、教育、领事、办公室等部门的具体工作。我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在大使馆里只有一件事没干过，那就是没有穿军装当武官。这些经历使我目睹了半个世纪来法国的发展轨迹和政局的变化。尤感幸运的是，有机会以不同身份同法国第五共和国（1958 年至今）从戴高乐到萨科奇的六位总统进行过零距离的接触，直接领略他们不同或相似的人格魅力，甚至成为健在的前总统和现任总统的朋友，至今保持一定的联系。我还结识了法国政界、工商界、文化科技界的许多人士，在两国长期互利共赢的合作中，与他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为我较好完成在法国的使命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中法两国自 1964 年建交以来，经历了顺利发展、陷入低谷、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三个发展阶段。我亲身或间接受到其中艰难的日日夜夜和最令人振奋的关键时刻。时光荏苒，中法关系已逾“不惑之年”，我作为这段跌宕起伏双边关系史的见证人，愿穿越四十余年的时空，对亲历风风雨雨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一回眸，如能有助于后来人更具体地了解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来龙去脉，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20 世纪 70 年代,作者蔡方柏与夫人安征在法国诺伊市玫瑰园留影。

目 录

序	1
初识法兰西	1
不在法国，胜在法国 / 感受中法建交 / 外交见习 / 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 /	
战斗洗礼	17
前辈的外交大家风范 / 亲睹戴高乐风采 / “经风雨，见世面” / 目击戴高乐下台 / 历史的缺失 /	
曲折的巴黎中意建交谈判	41
谈判前的摸底 / 初次交锋 / 进两步退一步 / 觥筹交错间的交锋 / 努力加外力，谈判获成功 /	

集中精力研究法国 55

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 与蓬皮杜总统的零距离接触 / 不同寻常的国事访问 / 壮志未酬身先亡 / 继承夫志，发展友谊 / 争夺总统宝座，吉斯卡尔·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 / 邓小平访问法国 / 陪同巴尔总理访华 / 姗姗来迟的总统访问 /

改朝换代，左翼能上台吗？ 107

当选总统之争 / 从坚决反对戴高乐主义到完全继承戴高乐衣钵 / 密特朗的中国情结 / 调整对华政策，密特朗以总统身份第三次访华 / 又见密特朗 /

出使法兰西，受命于危难之中 133

中法关系走向低潮 / 深陷低谷 / 峰回路转 /

恢复高层交往，实现关系正常化 149

政治性造访 / 破冰之旅 /

迈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73

传统右翼再次一统天下 / 蓬皮杜式的新戴高乐主义 / 在全球化中的法国内外政策 / 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前奏——李鹏访法 / 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风雨历程与希拉克总统的中国之行 /

充实中法关系内涵，突出战略性质 211

温家宝访法，把两国农业合作推向新阶段 / 法国葡萄酒产业与酒文

化 / 充实全面伙伴关系，第一位法国社会党政府总理访华 /

难忘法兰西 233

申奥受挫与建交谈判成功 / 199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差一点与昆明擦肩而过 /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 科西嘉岛之行与岭澳核电站建设 / 你是蔡和森的后代吗？ / 我所认识的潘玉良 / 电视剧《走出凯旋门》的幕后故事 / 前所未有的晚宴 / 再见，法兰西！ /

法兰西的新机遇 281

我为何同法国新总统曾有如此多的接触 / 萨科齐的中国情结 / 经历曲折仕途后终于登上权力的顶峰 / 改革法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 坚持谋求法国世界大国地位 /

后记 305

初识法兰西

1952年春夏之交，我进入武汉市合作总社干部科工作。1956年夏天，在国家“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下，我和单位其他几位青年人一起积极准备参加高校招生考试。最终，我和李北海（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两人以高分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入校后，我选择了法语专业。本科四年级时（当时的法语专业是五年制），我被提前招进外交部委托办的高级翻译班，接受更为严格、专业的翻译训练。该班是专门为国家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

不在法国，胜在法国

我在高级翻译班学习的第二年冬，领导决定派我和其他五位同学去瑞士学习。当时中法尚未建交，去瑞士法语区的日内瓦学习法语是最佳选择。这座国际名城在地理上与法国接壤，语言、文化相同，风俗习惯相似，故有“小巴黎”之称。我们六人兴高采烈，在加紧做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也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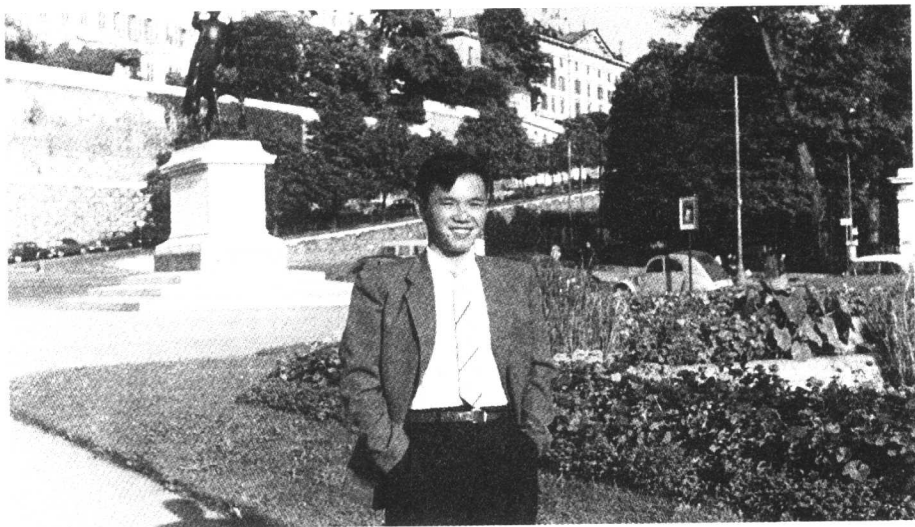
着留学生活尽快到来。我更是高兴，因为在我们的村子里，别说留学生，就是大学生，我可能也是惟一的一个。我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妈妈，让她老人家也高兴一番。然而“福兮祸所伏”，在我出国前夕，突然接到未婚妻急电，告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我顿时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我必须暂时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请假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一周后当我从家乡返校时，其他五位同学已于1961年12月按期赴瑞士了，而我只能继续留校学习，等待下次出国的机会。1962年2月，学校领导终于找到了一位要去中国驻瑞士使馆的外交官，让我与他结伴同行。我们先是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行程六天六夜，一路风景优美，特别是进入苏联国土后，无垠的森林和广袤的原野都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极目眺望，山村点点、炊烟缕缕。夕阳照耀下，一幅彩霞伴人归的画景展现在了眼前。可是，此情此景使一个第一次远离祖国又因丧母处于悲痛中的学子更是乡思萦怀，心绪难宁。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不好，我们在莫斯科只停留一夜，第二天乘飞机去布拉格，同一天又乘瑞士航空公司班机飞苏黎世。中国驻瑞士使馆没有派人接我们，只是委托一家旅行社为我们办好乘火车去日内瓦的手续并送我们上了车。我们警惕性高，生怕被敌对分子绑架了。到了驻日内瓦总领馆后，我们才放下心来。

在国外又见到老同学，心情格外高兴，旅途劳顿和一切乡愁悲伤顿时消失。我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办好入学手续后，就和大家一起骑自行车去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上课了。

日内瓦大学是瑞士法语区最大的一所大学，原是新教改革派领袖加尔文创办的神学院，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已有学生近万人，由于日内瓦是国际性城市，大学里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外国人。大学坐落在一个公园的西南角，常年芳草萋萋，树木森森，每当鲜花盛开时，姹紫嫣红，点缀在一片翠绿间，真是一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然而，入学后我深感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比预料的要大得多。如何把压力变

成动力，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总领馆主管留学生工作的李宝球老师针对我们的思想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以打消我们的顾虑。她还安排已在这里学习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老同学向我们介绍经验，帮助我们安排好学习与生活。经过数月不懈努力，我们取得了比预料还要好的成绩。这为我们在日内瓦大学完成学业奠定了基础。但是，要系统提高我们对法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和翻译水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有长期坚持勤学苦练才能取得不断进步。我们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办法来攻克这个学习上的堡垒。首先继续学好法语的基础课，如语法、修辞学、词汇学及中译法、法译中等课程；其次，选修了经济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有关课程，这既可训练听力，加强对法语的理解能力，又扩大了知识面，增长对国际关系的学识；第三，直接从法国请家庭教师上门授课，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或解答难题，或讲授难懂的课文，或进行口语对话；第四，坚持每天晚上看3至4小时的法国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图文并茂，声音与景物相宜，是训练听力的最佳方法，在不经意间中学到了纯正法语。上述学习方法实践了半年后就初见成效，一年后我们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一次上法语阅读课时，老师让班上的学



1963年
作者在日内
瓦大学校园
留影。

生每人朗诵一段课文。我读完课文后老师评价说：“你诵读得很好（Vous avez bien lu）。”然后让一英国同学诵读，由于该生用英语腔调读法语课文，当她读完后，老师不无幽默地问道：“你是在读法语课文，还是读英语课文？”老师的提问引起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经过一年的听、说、读、写全面训练，我们的法语水平明显提高，不但能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基本上能做好笔记，而且可以听懂电视台和电台所播的新闻等内容，阅读能力大大提高。一天，我到新华社日内瓦分社（分社同志和留学生同住一栋楼）聊天时顺手拿起并浏览了一下《日内瓦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仅看懂了一般新闻，而且看懂了长篇的评论文章。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同班同学，他们也都有同感。

每天，我们骑自行车上学。日内瓦是一个山城，骑自行车上山坡，就像学习一样，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登上一个台阶，等到下坡时，则感到十分痛快。到周末或节假日时，我们十几个中国学生或迎着拂面和煦的春风，或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各种品牌的自行车排成长队，绕过莱蒙湖去远郊游玩，其乐陶陶。过路人还以为中国学生在进行环湖自行车赛呢！然而，60年代的日内瓦汽车已经多了起来，以单车代步不无危险，有一次我几乎死里逃生。日内瓦是一个既有公共汽车，又保留有轨电车的城市，车轨纵横交错。一天下午，我骑车回家，街上行人不多，也无电车，因此加快速度，飞奔向前。突然我的两个车轮陷到电车铁轨中去了，把我摔了个人仰马翻。更危险的是，在我倒地的同时，听得身后尖厉的急刹车声，回头一看，一辆小轿车急停在离我不到2米远的地方。如果这辆车开得再快一点，或刹车再慢一点，可能从我身上压过去。回到家后，我真有点后怕。

在日内瓦大学校园内的社交活动也充实多样。全校还每年举行一次有各国学生参加的食品和小手工艺品义卖节（Kermesse），各国留学生在校园里设摊，向市民和学生出售自制的本国食品或手工艺品。校园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学生们在自己摊前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制作食品、有的叫卖，平静的校园顷刻变成了闹市般的游乐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学生搭台唱歌跳舞出售“热狗”，观众很多，购买的却甚少。而我们中国学生出售小手工艺品和现场自制的春卷，既引来许多观众，又招来众多购买东西的顾客。在制作和出售春卷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趣事：一是一对瑞士老夫妇很爱吃春卷，除购买十多个春卷外，还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做春卷。我们因功课忙就婉拒了他们的盛情，但是他们久久不愿离去，虽经半小时的反复解释，他们却始终坚持其要求，直到我们同意应邀后，他们才高兴而归。二是到中午饭时，后台同学为我们准备了简便的午餐——肉丝白菜炒面。我们用餐时，有几个年轻人提出要买我们吃的炒面，当向他们说明是自备的午餐不向外出售时，他们却说你们吃午饭，我们也要吃午饭，而且要吃你们做的午饭。我们只好卖给他们几盘，他们边吃边笑并叫喊：“鲜美无比，世界第一。”

每年的义卖，我们都要制作数千个春卷，可收入四五千瑞士法郎。这对中国学生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们将其中一大半捐给学校，一小半留下作为开展郊游或组织联欢活动的经费。

1964年1月，外交部决定结束我和另一位同班同学在日内瓦大学的学习，调我们去参加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



1962年作者在日内瓦大学各国留学生义卖节（KER-MESSE）上炸春卷。